

永寧州志

學校補

二

穀梁赤

一云名喜一云名敬字元始魯人受春秋經於子夏為之作傳自孫卿申公凡五傳至漢

宣帝好之列於學官晉范甯博采諸儒異同之說為作集解唐貞觀二十一年以赤配享孔子廟庭永徽

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陵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高堂生

魯人齊公族也或曰高敬仲食采於高唐因氏焉禮自孔子時其經已不具及秦焚書散

亡益多獨有士禮十七篇高堂生能言之後又有古

經出魯淹中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獻之於

朝得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及明堂陰陽之記字皆

大篆因名曰古文儀禮內惟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

不殊而文字多異餘三十九篇以無師說無敢傳者

後皆亡失高堂生所傳稱為今文儀禮鄭康成為之

注而唐賈公彥疏焉唐貞觀二十一年以高堂生配

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宋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萊蕪伯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孔安國

字子國少學詩於申培受尚書於伏生以文學政事各年四十為諫議大夫事漢武帝為

侍中魯共王壞孔壁得古文尚書論語孝經上之帝悉以書還孔氏仍詔安國作傳安國乃考論古今文義作論語訓解尚書孝經傳又集先聖家語尚書敘曰古者伏羲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書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詞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

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剛詩為三百篇約史
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
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託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
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規訓誥誓命
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以軌範也帝王之
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
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
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
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
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
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先子舊宅以廣其
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
論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
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
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
隸古更定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

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
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拜序凡五十九篇
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
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
精殫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數
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所以為作者之意
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
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
子孫以貽後世若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
隱也安國自博士遷臨淮太子六年以病免年六十
卒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
宋大中祥符二年封曲阜伯
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毛萇趙人也善詩初孔子刪詩為三百十一篇以授
子夏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孟仲
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授毛亨亨河間人

稱大毛公亨授莒莒為河間獻王博士稱小毛公獻
王修學好古立毛氏學莒每說詩王悅之因取詩傳
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
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宗大中祥符二年封樂壽伯
明嘉靖九年去
伯爵稱先儒
鄭康成官北海高密人也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
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
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
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
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
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
業弟子傳授於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
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康成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康成
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

去吾道東矣康成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畧
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大將軍何進辟之康
成以幅巾見一宿逃去孔融告高密縣為康成特為
一鄉名曰鄭公鄉比於齊之士鄉越之君子軍門曰
通德門黃巾寇至避徐州及遠道遇黃巾數萬見康
成皆拜相約不敢入高密表紹遣使約康成大會賓
客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汝南應劭
述其官為弟子康成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
徒不稱官闕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
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項寢疾
時表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
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因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
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纒經赴
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
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
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

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等通人頗譏其繁至
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唐貞觀二十一
年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宗大中祥符二年
封高密伯明嘉靖九年罷祀祀於其鄉
鄉人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儒
范甯字武子南陽人少篤學多所通覽晉簡文帝為
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為
其源始於王弼何晏其論畧曰王何蔑棄典文不遵
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駢繁文以
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頹焉將墜遂令
仁義幽淪儒雅蒙塵吾固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
罪重自喪之釁小迷眾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
如此溫冕之後始解褐為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
徒絜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
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

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項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
多所獻替竇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竇之甥也
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為竇所不容乃相驅扇因
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頻行疏陳時事所啟多合旨
竇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
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
出私財并取郡四姓子弟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
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劾之既免官家於丹
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竇以春
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集解其義精密為世所
重唐貞觀二十一年配享孔子廟庭永徽中降從祀
宋太宗祥符二年封卷野伯明嘉靖九年罷
祀祀於其鄉本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儒
韓愈字退之鄆州南陽人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
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
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為

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
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
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
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
以其姓字之旋以博士累遷職方員外郎以疏刺史
黨華陰令柳澗御史覆問澗再貶愈復為博士著進
學解裝度宣慰淮西奏愈為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入
汴說韓宏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諫迎佛骨貶
潮州刺史上表有祭鱷魚文改袁州刺史召拜國
子祭酒鎮州亂殺田宏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事
平轉吏部侍郎旋授京兆尹改兵部部長慶四年卒年
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
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受皆
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反無後
者為嫁遺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為葺服以報每言
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

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
 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行閱深宋元豐七年封昌黎伯
 從祀孔子廟 廡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又從祀
 鄒縣孟子廟 本朝乾隆二十一年又建孟
 子廟於曲阜亦以愈從祀皆稱先儒韓氏
 胡瑗字翼之奉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
 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
 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校鐘律
 分造鐘磬各一虞以一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太
 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
 累尺小黍實侖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
 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窳
 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
 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
 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
 百人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召為諸

王官教授辭疾不行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
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於
祕閣遂興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辭
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
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
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
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
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
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
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既
卒詔賻其家端平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生七歲凜然如成人
音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於庭一
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
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寶元初中進士甲

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
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父池在杭求
發蘇州判官事以加集賢校理從龐籍通判并州麟
州光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籍以郭恩勇敗得
罪光三上書自引咎籍没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弟
光又上疏請立宗室為太子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
之語帝為感動英宗立光獻通志八卷至神宗朝為
翰林學士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
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斥王安石不加賦
而國用足之言謂天下安有此理此蓋桑宏羊欺武
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復以斥安石出
知永興軍宣撫使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旋判西
京御史歸洛奉詔修資治通鑑成蓋居洛十五年矣
帝崩赴闕百姓見者以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母去
朝廷活我百姓奏罷安石諸法遼夏聞之曰中國相
司馬矣無生邊事年六十八薨太皇太后聞之慟與

帝即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公極以一
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
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諡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
德京師人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
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
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祀光孝友忠信恭敬正
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
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
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
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
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
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
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
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
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京請發冢斷棺帝不許乃令
奪贈諡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

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
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
石工安民當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
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
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錫安民
二字於石未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建康元年遂
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端平二年從祀孔子廟
庭本朝康熙六十一年又從祀

宗哲宗於京師歷代帝王廟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洛陽人少師事程頤嘗應舉

焞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

我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

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

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焞之從

師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頤既沒焞

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

初仲師道薦焯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
號和靖處士金人陷洛焯闔門被害焯死復葬門人
昇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偽帥趙斌以禮聘焯不從
則以兵恐之焯自商州奔蜀至閬得程頤易傳十卦
於其門人呂檣中又得全本於其婿邢純拜而受之
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關三畏齋以居邠
人不識其面胡安國上章薦焯言拒劉豫之節且謂
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
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祕書
郎兼執書趣起之焯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
焯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浚鼎既去秦
檣當國見焯議和疏及與檣書已不樂至是得求去
之疏遂不復留十二年卒當是時學於程頤之門者
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宏毅實體力行若焯者蓋鮮頤
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其
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為詳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

傳於世 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胡安國

字康侯建甯崇安人入太學以程頤之友朱

義深奇重之三試於禮部中紹聖四年進士第為太

學博士足不躡權門父沒終喪稱疾不仕靖康初除

起居郎所奏時政指陳明晰姦人阻之徽欽二帝皆

不能用其言出知通州高宗即位拜給事中上時政

二十一篇有定計建都設險制國邨民立政覈實尚

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諸目力阻和議朱勝非秦檜

前後排抑之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詔贈四

官又降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諡曰文定蓋非常

格也安國疆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

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雖數以罪

去其愛君憂國之心遠而彌篤每有君命即置家事

不問然風度凝遠蕭然塵表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

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

震被名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乞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名利如蟻蠅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先生他無所許可後見安國歎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安國所與游者游酢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為府教授良佐為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夏變夷殆由乎此故潛心是書二十餘年以為天下事

物無不備於此每歎曰此傳心要典也安國少欲文
章名世既學道乃不復措意有文集十五卷資治通

鑑舉要補遺一百卷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

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張栻字敬夫蜀之綿州人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浚

宏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

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

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廕補官辟宣撫司都督府書

寫機宜文字除直祕閣時孝宗新即位浚起謫籍開

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

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為不及也閒

以軍事入奏孝宗異其言於是遂定君臣之契久之

劉琪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時宰相虞允文

以恢復自任栻論曰夫欲復中原之地先有以得中
原之心欲得中原之心先有以得吾民之心求所以中

得吾民之心者豈有他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
矣又曰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
兩陣決機之日未幾出棧知袁州尋退而居家累年
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
羣蠻帖服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
人疾草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
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棧有公輔之望卒
時年四十有八景定二年封華陽伯從祀

孔子廟庭明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陸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生三四歲問其父賀曰

天地何所窮際賀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

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

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

子之言不類近見其問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即疑

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

方上下曰字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

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
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
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
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
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
游調隆興靖安縣主簿改崇安縣除國子正教諸生
無異在家時嘗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
溺於意見之人言卻難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
脚光宗即位差知荆門軍郡以為神嘗因詐竊九淵
出二人名捕至伏辜修荆門城逾年政行令修民俗
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為躬
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九齡有志天下竟
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
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
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諡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
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

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
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
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
燮舒麟沈煥能傳其學云明嘉
靖九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黃榦字直卿福州閩縣人父瑤在高宗時為監察御
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瑤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
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
業朱熹榦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
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卧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
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
或至達曙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
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及廣漢張
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
遂以其子妻榦甯宗即位熹命奉喪補將仕郎銓中
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

廬甚衆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為縣川令改新塗縣
檄鞠和州獄知漢陽軍發常平荒政具舉治鳳栖山
為屋館士文周程游朱四先生祠知安慶府知金人
將至築城制置李珣餘累進忠謀皆不聽易餘和州
力辭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在位忌其直
至是羣起擠之餘遂歸里弟子曰盛巴蜀江湖之士
皆來編禮著書日不暇給夜與之講論經理疊疊不
倦借鄰寺以處之朝夕往來質疑請益如熹時俄命
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
詔許之特授承議郎既沒後數年以門人請諡又特
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
於世本朝雍正二年
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建之浦城人四歲受書
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
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共諸子學卒妻以女登慶元五

年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入閩
帥幕召為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
入對奏增金人歲幣之害略曰正恐金人資歲賂以
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
應此有識所為寒心兼禮部侍郎上疏言金有必亡
之勢亦可為中國憂時史彌遠以爵祿縻天下士德
秀慨然謂劉燭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
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江東轉運使時江東
旱蝗大修荒政知泉州討平海賊知潭州置社倉慈
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即位召入直學士院屢
進鯁言史英澤劾之提舉玉隆宮旋知泉州迎者塞
路彌遠死上親政召為戶部尚書進大學衍義逾年
知貢舉已得疾未幾疾篤冠帶起坐迄謝事猶神爽
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
長身廣額容貌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
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

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宦遊所至
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
頃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
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聲愈彰自侂冑
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
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
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
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
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球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集志
既薨上思之不置諡曰文忠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
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何基

字子恭婺州金華人父伯慧為臨川縣丞而黃
榦適知其縣事伯慧見二子而師事焉榦告以

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
隨事誘掖得聞湖源之懿微辭奧義研精覃思平心

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為高徇人而少變也凡所讀無不加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朱熹門人楊與立一見推服來學者眾嘗謂為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克踐服行死而後已讀詩之法須掃蕩胸次淨盡然後吟哦上下諷詠從容使人感發方為有功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謂讀易者當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其心玩精微之理沉潛涵泳得其根源乃可漸觀父象蓋其確守師訓故能精義造約王相既執贄為弟子基謙抑不以師道自尊相高明精識序正諸經宏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有欲為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基淳固篤實絕類漢儒雖一本於熹然就其言發明則精義新意愈出不窮基文集三十卷而與相問辨者十卷又率各從官列守婺廷聘請講辭不就復首薦於朝

薦通判鄭士懿守蔡杭楊棟相繼以請皆辭景定五年詔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而理宗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易啟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本朝

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文天祥字宗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

美智如玉

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為童子

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

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

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寢怠天祥以

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藁一揮而成帝親拔

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

鐵石臣敢為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以判官上

書乞斬董宗臣不報即自免歸尋累遷至權直學士
院以諷似道被斥致仕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十
年知贛州德祐初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提兵
至臨安上疏乞斬呂師孟請分天下為四鎮不報天
祥入平江常州敗沒召天祥去平江守餘杭尋除知
臨安府除右丞相如元軍中請和拘之夜亡入真州
與苗再成定計恢復李庭芝信訛言以天祥來說降
出之乃東入海遇賊伏草莽中汎海至温州聞益王
未立上表勸進召至福州尋出收兵入汀州羅開禮
等兵敗元兵入汀州天祥移漳州入梅州又入興國
縣號召義兵江西宣慰使李恒自將攻之天祥不意
其猝至乃引兵走恒窮追至空坑天祥妻妾子女皆
被執監軍趙時賞自言姓文眾誤執之天祥得逸去
乃收殘兵駐南嶺旋入船澳益王殂衛王立封天祥
少保信國公子母皆死元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方
斂五坡嶺被執吞腦子不死械京在途不食八日皆

不死勸之降不屈在獄作正氣歌囚三年中山狂人
自稱宋王迎文丞相乃棄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
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
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
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
今而後庶幾無愧道光二十

三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陳澔字可大都昌平人潛心經學尤精於戴記宗亡隱
居教授年八十二卒學者稱雲莊先生又稱經

歸先生奎章閣學士虞集題其墓所著禮記集說明

洪武時列於學宮正統中以其說取士本朝雍

正二年從祀孔

子廟庭稱先儒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

元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

元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

禮樂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
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於黃
榦而榦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
邃時宗之國事已不可為履祥絕意進取然負其經
濟之略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是時襄樊之師日急宗
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禱虛之策請以重
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不攻而自解宗終
莫能用宗將攻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
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洵
如也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
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倫常也用邵氏皇極經世
歷胡氏皇王大紀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
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
接於通鑑之前勒為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他
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
十七卷書表大學章句初履祥既見王柏首問為學之

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
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
此為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
者之賢理欲之分使當自今始會之蓋柏字也當時
議者以為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柏之高明明剛正
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七者也履
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為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
統初里人吳師道為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履祥於
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明正統二年追封伯爵從祀

孔子廟庭嘉靖九年去伯爵稱先儒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為農父通避地河南
許衡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
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
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首義久
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

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
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
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鈔歸既逃難岨嶮山始
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
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
梨眾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
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
獨無主乎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
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甲寅世祖出王秦
中以姚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化秦人乃
召衡為京兆提學中統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
師為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
童為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
疏陳治體數千言帝是之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
國子祭酒親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
吾事也國人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

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
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燧
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驛召之來京師分處
各齋以為齋長時所選子弟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
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
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
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
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
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十年
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以衡弟子
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為助教以守衡規矩十三年詔
王尙定新歷尙以為歷家知歷數而不知歷理宜得
衡領之召至京衡以為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
在驗氣今所用宗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乘舛加
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
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

冬至加時減大明歷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
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衡及
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舊歷退七十六分以日
轉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歷三十刻以綫
代管闕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
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為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
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
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
躔離朏朧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歷積
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
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歷成
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歷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
皇太子為請於帝以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養之
且使東宮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
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
衡曰吾一日未死甯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

儀既撤家人錢治怡如也巳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
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
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
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
皆樂從之隨其才皆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為世用
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
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為名世
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
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
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槩一少所
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
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依運功臣加太
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
廟庭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田奉祠事
名魯齋書院魯衡居魏時所
署齋名也從祀之主稱先儒

薛瑄

字德溫河津人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性穎敏甫

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及貞改任滎陽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既而聞高密魏希文海甯范汝舟深於理學貞乃並禮為瑄師由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後貞復改官鄆陵瑄補鄆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正統初還朝尚書郭璉舉為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為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稱為薛夫子王振語三楊吾鄉誰可為京卿者以瑄對召為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曰拜野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其後議事東

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
禮自是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
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
及同官辨其寃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及
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
劾瑄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未減有差繫獄
待決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
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巽下問故泣益悲曰聞
今日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復奏兵部
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景
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
置之法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
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
人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强猶昔然卒得減死
屢疏告老不許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瑄力言於帝後二

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已
見石亨曹吉祥亂政疏乞骸骨帝心重瑄微嫌其老
乃許之歸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為本
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
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
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
十有二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宏治中給事中張九功
請從祀孔子廟詔祀於鄉已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
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
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嘉靖九年稱先儒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
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窮日
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
游太學名震京師給事中賀欽聽其議論即日抗疏
解官執弟子禮事獻章放歸四方來學者日進自是
屢薦卒不起獻章之學以敬為主其教學者但令端

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
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
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
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之然後見心之體隱然
呈露日用應酬隨所欲如馬之御勤也其學灑然獨
得論者謂有萬飛魚躍之樂而蘭谿姜麟至以為活
孟子云獻章儀幹修偉石頰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
節獻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即歸弘治十三年
卒年七十三萬曆十二年追諡

文恭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蔡清

字介夫晉江人少走戾官從林珙學易盡得其
旨蔡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

即乞假歸講學已謁選得禮部祠祭主事王恕長吏
部重清調為稽勲主事恒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
請振紀綱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尋以
母憂歸服闋復除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文選

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養父歸甫兩月而父卒自是
居家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學副使甯
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
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
也去蔽膝而入王積不悅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
王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伴輓留且許以女
妻其子竟力辭去劉瑾知天下議己用蔡京召楊時
故事起清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時正德
三年也年五十六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
齊平生劬躬砥行貧而樂施為族黨依賴以善易名
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遠以所著易經四書蒙引進
於朝詔為刊布萬曆中追諡文莊贈禮部右侍郎

祀本朝雍正二年從
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呂坤 吳政 調大同 徵授戶部主事 歷郎中 遷山東參
字叔簡 甯陵人 萬曆二年進士 為襄垣知縣 有

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
山西居三年召為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二
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數千言深切時弊指陳
確當其末云臣老且衰恐不得復見太平顛天叩地
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
出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
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
旨許之於是給事中戴士衡劾坤帝以坤既罷悉置
不問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閩範圍說內侍購入禁
中鄭貴妃因加十二人且為製序屬其伯父承恩重
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進書結納宮掖包藏禍心
坤持疏力辨未幾有妄人為閩範圍說跋名曰憂危
竑議將以害坤帝歸罪於士衡等其事遂寢坤剛介
峭直留意正學居家之日與後進講習所著述多出
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後丕揚復為吏
部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

莫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已又薦天下三大賢沈鯉郭正域其一即坤丕揚前後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終不納福王封國河南賜莊田四萬頃坤在籍上言國初分封親藩二十有四賜田無至萬頃者河南已封周趙伊徽鄭唐崇潞八王若皆取盈四萬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裁減復移書執政言之會庭臣亦力爭得減半未幾卒天啟初贈刑部尚書道先五

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明萬曆庚子舉

稱夏峯先生少與定興鹿善繼為友以聖學相砥礪

隨時隨處體認天理以倫常為本以慎獨為宗見義

必為無所避就弱冠丁內外艱喪葬一準古禮率兄

弟廬墓凡六年學使者李蕃以純孝聞命旌其門天

啟五年逆閹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大興鈎黨之獄

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皆雅善善繼亦素重奇逢及
光斗大中被逮時光斗弟光明大中子學泖投鹿此
時高陽孫承宗以樞輔督師榆關善繼適贊軍事其
父正登張梁中與奇逢同志出身營救先舍兩家子
弟於鹿氏莊奇逢作書求救於承宗承宗得書輒具
疏請入覲面陳關門機事忠賢聞之遠御牀而泣謂
將清君側熹宗詔止於途遂坐光斗大中以賊各累
千萬榜追之奇逢與正果中謀釀金輸納炎蒸跨一
驢奔走數百里外各得金數百齎送都門而光斗大
中已先斃於杖明年順昌又以檄車被逮擬贓五千
奇逢復為謀畫得數百金而順昌又杖斃矣是時逆
敵方張光斗等素所交遊皆搥手鍵戶噤不敢發聲
獨奇逢忠義所激奮不顧身人皆危之而卒免於禍
光斗等遺骨藉以歸里海內有范陽三烈士之稱奇
逢與正果中也保母客氏與忠賢表裏為好其弟光
先藉勢傾結士大夫一時蟻附者恐後屢招致奇逢

不得介所知魏名馬固卻不受承宗將薦之於朝其
容茅元儀為達其意亦固辭而止御史黃宗昌禮科
給事中王正志成薦奇逢可大用俱不赴崇禎九年
兵薄容城奇逢率兄若弟及族黨俱入城奇逢獨領
西北隅雉堞久圯未築而兵突至隨禦隨築鄰邑多
陷而容城歸然獨存時烽烟四警城堡殘破奇逢率
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相依者愈眾乃飭
戎器練鄉兵厲人心儲糗糧為守禦計暇則敦詩習
禮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有太平揖讓之風國朝定
鼎以病瘍屢徵不起僑居於輝慕蘇門百泉之勝遂
家焉率子孫躬耕自給弟子日進而睢州湯斌往受
業卒為一代名臣奇逢講學以黜華崇實為務不立
門戶能通朱陸吟城又樂易近人不繩人以難行之
事故見者服其誠信聆其議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為
上自公卿大夫及田畝野老有以疑難質者輒披裘
相告弗吝也天性孝友讀父書觸手澤輒涕零逢忌

日慘容蔬食終身如一故人子弟貧不能自存者推
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完人之節力持風化老而彌
篤所著有四書近指讀易大旨尚書近指理學傳心
家禮酌歲寒居答問孝友堂家規畿輔中州二人物
考取節錄諸書行於世卒年九十二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為諸生母章氏姓五月
宗周大父老疾歸事之析薪汲水持藥糜然體孱甚
母嘗憂念之不置遂成疾又以貧故忍而不治萬曆
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為聖室
中門外日哭泣其中服闋選行人請養大父母遭喪
居七年始赴補母以節聞於朝時有崑黨宣黨與東
林為難宗周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
澄姜士昌劉元珍皆賢人于玉立丁元薦較然不欺
其志有國士風諸臣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

林可也黨崑宣不可黨人大譚宗周乃請告歸天啟
元年起儀制主事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
聖夫人出入自由一舉逐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
旨勢將指鹿為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
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子進忠者魏忠賢也大怒
停宗周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殺
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鶴李如楨李維
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 outcome 嘉棟康應
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起李
三才為兵部尚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為李朴等諱
臣楊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帝切責之累
遷光祿丞尚寶太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
則忠賢逐東林且盡宗周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
削其籍崇禎元年冬召為順天府尹辭不許明年九
月入都上疏切諫略曰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醞
釀而為功利功利不已轉為刑名刑名不已流為猜

忌猜忌不已積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正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以仁育天下義正萬民且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可躋於堯舜矣帝以為迂闊然嘆其忠未幾都城被兵帝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動上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又條呈救時之政許溫體仁為府尹一載謝病歸都人為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釡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敦趨宗周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與釡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士太輕諸白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

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為民今急宜以收拾人心為本收拾人心在先寬有司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為本內治修遠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天下自平對畢趨出帝顧體仁迂其言命鈺輔政宗周他用旋授工部左侍郎踰月上痛憤時艱疏痛切指陳疏入帝怒甚諭閣臣擬嚴旨再四每擬上帝輒手其疏覆閱起行數周已而意解降旨詰問宗周又以輸貲免覲為大辱國帝雖不悅心善其忠益欲大用體仁患之募山陰人許瑚疏論之謂宗周道學有餘才請不足帝以瑚同邑知之宜真遂已不用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言其弊帝大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為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帝臨朝而嘆謂大

臣劉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
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
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言帝優
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趨
踰月入見文華殿帝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
揆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慝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
帝褒納焉俄幼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而薦袁愷成勇
帝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成顯職卒為世大諾冬
十月京師被兵請旌死事盧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
楊嗣昌速跋扈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路以
備透渡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盡行閏月晦
日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燠熊開元以言事下詔
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極
諫力爭帝疑其主使金光辰爭之帝叱光辰并命議
處翼日光辰貶三秩調用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
持不發捧原旨御前懇救乃免斥為民歸二年而京

師嚮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
賊鳴駿誠以鎮靜乃與放侍郎朱大典故給事申章
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
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自稱草莽孤
臣疏陳時政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
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
詔納其言宣付史館中外為悚動入朝奸臣謀陷之
時中旨特授兵部阮大鍼添注右侍郎宗周曰大鍼
進退係江左興亡老臣不敢不一爭之不聽則亦將
歸爾疏入不聽宗周遂告歸詔許乘傳將行疏陳五
事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都亡六月潞王降杭州亦
矢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旬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
勸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
死以身在田里尚有望於中興也南都之變主上自
棄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以俟繼起有人也
今吳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乎若曰身不在位

不當與城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此江萬里
所以死也出辭祖墓每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
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
水不進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閏六月八日
卒年六十有八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入東林書
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之會宗周亦
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為王畿再傳為周汝登
陶望齡三傳為陶奭齡皆離於禪奭齡講學白馬山
為因果說去守仁益遠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
志講肆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
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宗周在
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面從為敬入朝雖處暗室不
敢南嚮或訊大獄會大議對明首必却坐拱立移時
或謝病徒步家居布袍粗飯樂道安貧聞召就道嘗
不能具冠裳學者稱念臺先生道
光二年從祀孔子廟庭稱先儒

陸隴其

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四年

授江南嘉定知縣十五年巡撫慕天顏請行

州縣煩簡更調之法因言嘉定及崑山丹陽金壇等

縣政務甚煩賦多逋欠如隴其之操守稱絕一塵才

幹實非肆應若調補稍簡之縣必勵其素子惠愛百

姓疏下部議謂煩簡更調非例既無肆應之才應照

才力不及例降三級調用會縣民有被盜殺而其親

屬以讎殺訴隴其詳報是讎是盜俟緝獲後擬既而

獲盜尚實論如律總督阿席熙入奏部議隴其初報

不直指為盜應詔諱盜例革職隴其遂罷歸十七年

純深文行無愧得工部主事吳源起薦隴其理學

父憂歸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樞應詔舉清廉

官疏言隴其任嘉定知縣清操欽冰愛民如子去官

之日萬民遮道攀轅既去之後家家尸祝比於父母

部議俟服滿日仍補知縣

廉能之官如直隸清苑江南無錫等縣最稱煩難之
區用之庶可展其才二十二年補直隸靈壽知縣二
十三年直隸巡撫裕爾古德疏言隴其潔己奉公實
心任事革除火耗陋規務農重穀匪類斂跡履任未
久而教化已洽輿情循例薦揚以備擢用疏下部議
予紀錄時九卿奉旨公舉清廉官得旨行
取授隴其四川道監察御史隴其疏言畿輔沿山州
縣土瘠民貧荒多熟少自昔而然數年以來皇
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鵲之民得苟延
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未也上年荒旱雖間有
未被災之處不過差勝於被災者初奉諭概予
蠲免二十八年全租又二十九年半租後因部議分
別被災輕重撫臣奏災輕田畝秋後帶征今雖秋收
稍稔所入無幾私債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
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何責其兼宅新舊之
糧乎若非皇上帝曲加垂恤恐有司惟考成是急

不顧民力難勝也疏下部議尋
行獨免又奏督撫在任守制非常典又奏捐免保舉
部駁上曰陸隴其居官未久憤憤不知事情妄
昧陳奏理應依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寬免命巡視北
城以試俸期滿甄別應外調遂乞假歸三十一年十
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三十三年正月江南學政
許汝霖任滿上曰學政關係人才甚屬緊要朕
觀前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甚善若以補授必
能秉公考校破除積弊有裨士習大學士王熙以隴
其已故奏上乃以前此與隴其同舉清廉之直
隸守道邵嗣堯為江南學政隴其尋祀直隸江南名
宦浙江鄉賢雍正二年臨雍釋奠諭九卿議贈
文廟從祀賢儒因議曰隴其自幼以斯道為己任精
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
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實能發前人所未發弗詭於正
允稱純儒宜配饗俎豆得旨俞允乾隆元年

詔九卿核議應予追諡諸臣議曰宋儒胡瑗呂祖謙諸儒皆未居顯職而有諡隲其雖官止五品已從祀文廟應予追諡上特賜諡曰清獻尋禮部以會典未載五品予諡立碑給價之例請上裁定得旨陸隴其著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照例給予碑價隲其所著四書大全困勉錄續錄松陽講義古文尚書考讀書志疑讀禮志疑禮經會元戰國策去毒咏吟語質疑衛濱日鈔學術辨問學錄靈壽縣志三魚堂文集外集等書行世

以上西廡先儒二十六位

周輔成

先賢周子之父登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特奏名進士歷官多善政終賀州桂嶺令贈諫

議大夫

明萬曆二十三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

程珦

字伯溫先賢二程子之父曾祖羽宋太宗朝三司使父適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華河南

遂為河南人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遷潤州觀
察友使改大理丞知虔州興國縣爭虔素難治珣以
德化民人咸信服調知贛州時宜獠區希範既誅鄉
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為我南海立祠於是迎其神以
往至贛珣使誌之曰比過潯潯子以為妖投祠具江
中逆流而上字懼乃更致禮珣使復投之順流去其
妄乃息改知徐州沛縣事久兩平原出水穀不登珣
募富民得豆數千石使布之水中水未涸而甲已露
是年遂不艱食遷廣部員外郎知鳳州又遷庫部徒
知磁州又徙漢州嘗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
佛光見觀者相騰踐珣安坐不動項之遂定熙甯新
法行為守令者奉命唯恐後珣獨抗議其未便使者
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封永年
縣開國伯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珣慈怒而剛斷平
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
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煖前後五得任

子以均諸父之子孫嫁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祿分
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寡居奉養甚至從女兒既適人
而喪其夫珣迎以歸收養其子均於子姪時官小祿
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尤善知人嘗識周敦頤於屬
祿之中薦以自代又命二子顥頤師事之卒成大儒
晚與文彥博席汝言司馬旦為同年會賦詩繪像世
以為盛事比唐九老將卒自為墓誌戒子孫勿求撰
碑銘文彥博蘇頌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
葬明嘉靖十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

蔡元定

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
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

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
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

啖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
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

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書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事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勸曰化性起偽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腳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眾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

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
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
化骨既誅贈廸功郎賜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
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
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
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
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
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妙隄深於理者能識
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
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
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於熹
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
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為之序
明嘉靖十年以沈先從祀孔廟兩
庶升元定從祀啟聖祠稱先儒

張迪

先賢張子之父仕宋仁宗朝終知涪州事卒於官本朝雍正二年從祀崇聖祠稱先儒

朱松

字喬年先賢朱子之父生有俊才聞楊時傳河洛之學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

學中庸用力於致知誠意自謂下急害道取古人佩

韋之義以名其齋登政和八年進士授政和尉外

服除調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用薦試館

職除秘書省正字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召松為

屬辭鼎再相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以薦除

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兼史

職如故修哲宗實錄成轉奉議郎秦檜決策議和松

與同列上章極言其不可不報松力疏求去檜怒風

御史論其懷異自賢陽為辭遜遂出知饒州未上請

問主管台州崇道觀病亟屬子熹曰籍溪胡原仲白

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

即死汝徃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三人謂胡憲劉勉之

劉子翬也熹奉命維謹松卒贈通議大夫明嘉靖八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

以上崇聖祠東廡先儒三位西廡先儒二位

附錄

永寧州志學校補校字表

2	2	2	2	1	1	1	頁次
25	10	4	2	26	20	3	行
16	9-10	4	10	7	19-20	8	字
獨	齷齷	說	以	間	興隆	傳	原作何字
獨	齷齷	悅	與	間	隆興	傳	現改作何字
							備註
5	4	3	3	3	3	3	頁次
7	1	32	23	13	10	7	行
2	16	7	3	4	3	16	字
撒	本	常	昇	太	紛	將	原作何字
徹	勢	嘗	昇	大	然	上	現改作何字
							備註

46	45	45	37	37	34	34	33	33	頁次
19	23	11	13	8	13	9	20	29	行
9	18	14	14	16	14	1	12	13	字
類	鐸	有	北	北	受	試	懇	捷	原作何字
數	擇	友	北	北	授	賦	墾	持	現改作何字
									備
									註
53	53	53	53	53	52	52	52	46	頁次
32	19	28	26	25	20	24	5	19	行
9	19	2	18	1-2	1	1	20	15	字
有	淺	大	則	傳則	披	者	書	傳	原作何字
其	殘	太	傳	集傳	被	子	魯	傳	現改作何字
									備
									註

學校補附錄

83	83	83	82	82	82	81	81	80	夏
22	12	12	31	29	25	6	3	22	行
5	8	2	12	7-8	16	12	9	4	字
辨	樸	尚	王	以母	糜	即	一	驚	原作何字
辨	僕	光	玉	母以	糜	郡	餘	警	現改作何字
									備註
		89	89	84	84	84	84	84	夏
		30	30	31	26	21	12	3	行
		7	5	3	19	1	8	15	字
		書	元	日	路	喻	諭	罪	原作何字
		虛	玄	日	潞	踰	論	罰	現改作何字
									備註

註

